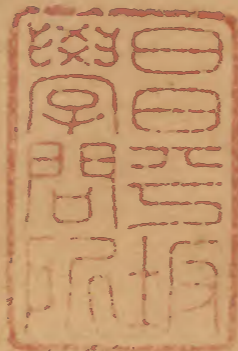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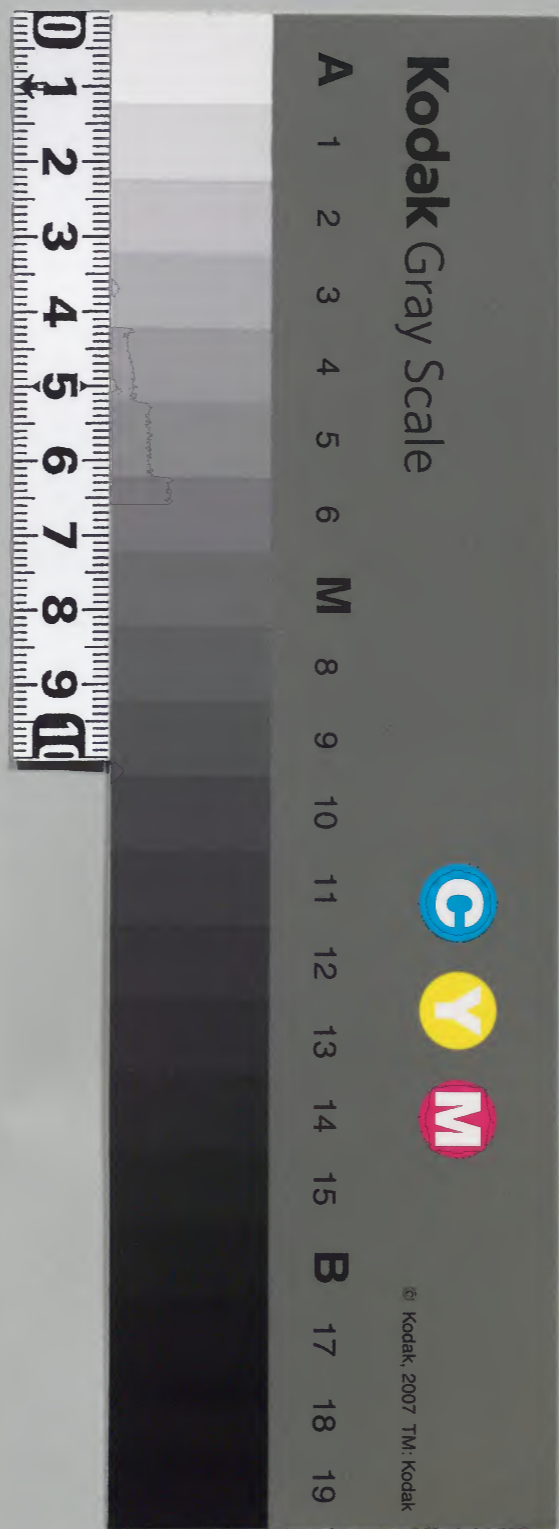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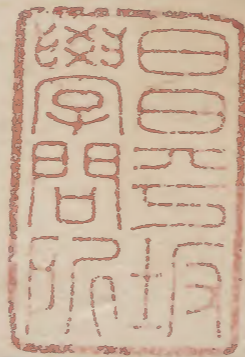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百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07)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一

人事部二十二

淺草文庫

美婦人下

莊子曰西施毛嬙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因色常謙辭毀之以
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敢聘者衛有鰥夫失時
冒娶之果國也

關子曰西施自窺於井不恃其美猶佐湯沐堯舜白窺於世不
恃其美猶須德才洗中庸而矩諫嫫母白窺於井以為媚於西

施禁白窺於世為賢於堯舜

韓子曰魏王遺楚王美女王甚悅之

慎子曰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姱也衣以皮褐則見者皆走易以

玄錫則行者皆止

淮南子曰曼顏皓齒形姱骨佳不恃脂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

文也

許慎死日陽文楚好女也

又曰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纂組奇絲抑黑質揚赤文

纂組織組也如今文

綬也浸黑見赤其玉也

湯為之智不能達也

言不能及二目女之行也

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入仙山求仙見谷有石皆紫色

如鷄子衆取二枚見一美人破五綵象向之如頭乞長生文曰

汝急送手中物還著故處汝未應取此象乃送石還女授丹

方一首

穆天子傳曰赤鳥之人獻二女丁天子女聰女列赤鳥氏美人

之地也

劉向列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

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一朝隨鳳飛去

漢武內傳曰王西母乘紫雲之輦履玄瓊之舄下輦上殿呼帝

共坐命侍女許飛瓊鼓雲和之黃

續列傳文曰曹節弟破石為越騎之尉越騎營五伯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伍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

襄陽耆舊記曰楚襄王遊雲夢望朝雲之餘上有雲氣宋玉曰昔先生遊高堂怠而晝寢一婦人暖乎若雲敷乎若星將行來至如浮如傾對曰我帝季女名曰瑾姬未行而喪封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為靈芝

西京雜記曰卓文君好眉色如望遠山臉脰常若芙蓉肌膚柔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鄉之才而越禮焉而鄉作美才賦以自刺

王子言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灵芸常山人也芸年十七容兒絕世時明帝選良家子入宮灵芸別父母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王嚙壺承淚壺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矣

又曰蜀先主甘后沛人生微賤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長躰兒特異十八玉質柔態媚容至先主置后曰白綃帳中戶升壁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常稱玉人所貴此德君子况為人形而不可說乎也與玉人潔白齊色觀者殆相乱感嬖者非唯嫉於后亦始在玉人后

欲毀之乃誡上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
安以妖玩經懷勿復進也上乃微玉人衆嬖皆退當時以甘后
爲神智婦人

又曰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識室容態少儔江東絕色
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曰神女敬而遠之有司陳於吳主使國
其容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之以進吳主主見喜以
虎冕如意撫安嗟曰此神女也愁兒尚能感人况在權樂乃納
乎後宮

又曰孫亮作綠瑠璃屏風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愛寵四拒皆

振古絕色一名朝妹二名儷居三名潔華四名洛室

又曰周成王時有祇國去王都九万里獻女士一人善於工巧
躰兒輕潔被織羅雜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襟帶恐飄
颻不能自止善織以爲色絲引而結之則成文錦

吳會分地記曰土城者勾踐時索美女欲以獻吳於羅山得西
施鄭旦作土城貯之使近道習見人令賢傅母教之三年

段龜龍涼州記曰隱主人張氏色豔出家爲道乃自投門樓雙
股頓折口誦經顏色白若俄而死

鄴中記曰廣陵公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虎寫以夫人

三國典略曰崔孝芬取家貧子賈氏以爲養女有姿色騰納之請以色號

又曰齊我成曾有疾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文亭亭而立徐之才云此至靈所致即進湯服一劑便愈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疾平

帝王世記曰紂以鬼候爲三公鬼候有女姜而進之於紂悅之妲己乃泣而讚之紂怒鬼候女遂殺之而醢鬼候

何集續帝王世記曰張天錫疾篤閔節二姬並有國色天錫謂曰吾死之後汝二人豈可更爲他妻皆曰尊若不韓請效死尊

前誓無他志二人自殺天錫有瘳追二姬葬以夫人禮

說苑曰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在卒敬居居常飢寒妻端正敬君王晝貪賜盡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妻像向之嬉笑旁人瞻見之以白玉王即設酒與敬君相樂

謂敬君曰國敵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謂妻可乎不者殺女敬君悼惶聽許

又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八表尚府有婦女被髮垢面立給妻后文帝問之荅曰是熙妻顧攬髮以袖拭面姿兒絕倫遂納之世說曰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上圖之欲有乎者輒投圖召焉

其中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毀為甚醜
終身不召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
而嘆之

又曰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千婢授
白及襲之温常有帝女南康長官王正值梳頭髮籍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

徐日国破家亡以至今日若能見殺乃其本懷主慙而退

俗說曰宋禧是石崇奴綠珠弟子有色善吹笛後在晋明帝慶
帝疾患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禧帝曰卿諸人誰欲得之阮暹集
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典說曰司隸馮方女国色也避地揚州袁術登城遂見而遂納
焉者婦害其寵姑言將軍以貴人有志節但見時示憂色必長
見敬重馮氏如其言術益哀之諸婦因絞懸之側言自後術誠
以為不志而死乃原葬之

方言曰娥嬾音盈好也秦曰娥言娥也宋謂之嬾言嬾也秦晋之間凡

而好輕者謂之娥白関而東河清之間謂之媼今関西人亦乎好為媼為交功

或謂之姣言姣也音姣趙魏燕岱之間曰妹音妹亦四或曰奸言姣也

音自関西秦晋之間故都曰忤秦旧都今扶風雍懸也晋晉都今大原晋湯懸也其俗通姣好

為忤五
干功

又曰鈔功 錯秋 寮功 路天 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鈔或謂寮今通呼

喜好者 好功 已紅 凡通語也 媵功 鴻 龐功 鴻 豐也自閔而西秦晉之間凡

大兒謂之媵或謂之龐功 鳥佳有諸 豐也自閔而西秦晉之間凡

也吳楚衡淮之間媵南楚之外曰媵言媵也 宋衛晉鄭之間曰艷

陳楚周南之間曰窈自閔而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或

謂之窈故吳有館娃之宮秦有七娥之臺音 秦音之間美兒

謂之娥美狀為窈美色為艷美心為窈弄傑容也自閔而西凡

美容謂之弄或謂之媵弄弄媵媵皆 輕麗之兒也

書記年曰桀代岷山獻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受女刻其名

于苕華之王苕是琬華是琰

楚辭曰媵容脩態絙洞房娥眉慢睨目騰光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

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又曰室中之觀多珍怪蘭膏燭明華容備

山海經曰丹山西即巫山也帝女居焉容玉所謂我帝之季女

名曰瑤姬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崔

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官人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夜陳巧笑瓊

樹始製蟬鬢望之縹如蟬翼故號曰蟬鬢

桓譚新論曰或曰陳平為高帝解平城圍隱而不傳子能知乎
曰陳平說閼氏言漢有美女其容兒天下無有今急馳使歸迎
欲進單于單于見必受之則閼氏言之單于而得免也
六韜曰紂囚文曰王於美里散生受命而行宛懷條塗之山有
玉女三人宜生得之因費仲而獻之於紂以免文王何承天纂
文云孚喻美色

服虔通俗文云容麗曰媠

莫豹切

形美女媠

湯火切

容眉曰媠

烏活切

南楚以好為媠

烏佳切

肥骨柔弱曰媠

烏果切

媠

奴果切

頰奸美曰媠

七育切

媚容茂曰媠

羊灼切

越絕書曰越王勾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
崔駰七依曰閼嫫之孕既麗且閑紫脣素齒雪白玉暉
迴睇百万一笑千金孔子傾於阿谷浮屠忌其柔門彭祖飛而
浴集王喬忽雲墮雲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若夫青瑟宓妃之徒

皆古神女名也

絕殊離俗妖

冶閑都靚粧刻飾

又美人賦曰臣之東隣有一女玄髮豐艷蛾眉皓齒頰盛色茂
景耀光起離宮閑館寂寞重虛閣晝掩暖若仙居芳香郁烈黼
帳高有女獨處婉然在床竒葩逸麗素質艷光辭不具載

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彩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掃漢見織女

陳思王洛賦曰其形也翻若驚鴻蜿若遊龍榮輝秋菊華茂春松鬢鬢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昇朝霞迫而察灼若芙蓉出綠醲織得中脩短合度肩若肖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路芳澤無加鈿華弗御丹膏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靨鋪承權舜不具載

曹植扇賦曰情駘蕩而外得心悅豫而內安增吳氏之姣好發西子之玉顏

阮籍思清賦曰靨白玉以為面披丹霞以為衣襲九英之耀精佩瑤光以發輝

袁宏夜酣賦曰開金扇坐瓊筵衛姬進鄭女前形窈窕以纖弱艷妖冶而清研似春蘭之齊秀象明月之雙懸

宋玉神女賦曰楚襄王遊於雲夢之浦使宋玉賦高唐之事王女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王曰其夢若何王曰見一婦人狀甚異撫心定氣復有所夢其使來也耀乎若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若明月舒其光穠不短纖不長步襲襲兮耀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王曰此盛矣試為寡之賦

之王曰夫何神人妖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極毛嬙

又登徒子賦曰夫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又高唐賦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急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岨朝為行云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朝雲始出狀若何王

對曰其始出也嚮兮若松時其少進也嚮兮若姣姬揚袂禕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倡兮若駕駟馬建羽旌湫兮如風淒兮如風雨止霽雲無處所

王桀神女賦曰髮似玄鑿鬢類刻成質素純的粉黛不加朱顏熙曜睇若春華口譬含丹目若瀾波美姿巧笑靨鋪竒才傳毅舞賦曰鄭女出進二八飾侍眉連媚以增繞日流睇而橫波

劉楨魯都賦曰衆媛侍則鱗附盈房娥眉青眸顏若滯霜含丹吮素巧笑妍詳掖耀日之珍筭珥明月之珠璫圭衣紛袿振佩

鳴璜

應場神女賦曰騰玄眸而娥青陽禹朱脣而耀雙輔紅顏睇而和妍時調声以笑語

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煙袖而迴雪窈若蓬震瞥若電滅於是粉黛施弓玉質棗朱簪挺兮繼髮亂

謝靈運江妃賦曰小腰微骨朱顏皓齒綿視騰彩靡膚膩理天台二娥宮蓬雙媛青桂晨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烟或潛沫浮海萬里俄傾寸陰未改辭不具載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放朱躑古詩曰清清河畔草鬱鬱國中柳盈盈樓上文皎皎當窻牖娥娥紅粉粧纖出素手

又曰燕趙多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音響何悲絃急如桂促願為雙飛燕啣呢巢居室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對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香輕花鬢邊隨微汗粉中光

梁徐悱妻詩曰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暉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晉阮籍詩曰妖冶閑都子英曜何芬葩玄鬢發朱顏眈眈有光

華又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素光被服織羅衣左右佩雙璜
又詩曰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玉佩婉孌有芬芳
左思嬌女詩曰吾家嬌女嬌女皨白晳小字爲紈素口齒白清
歷髻髮覆額雙耳以連璧明朝弄梳臺黛眉類掃跡王言
傅玄歌曰有女懷芬芳媿媿步東廂娥媚雙翠羽明眸發清光
丹脣翳皓齒秀顏若珪璋巧笑露靨輔衆媚不可詳令儀希世
出無乃古毛嫱首戴金步搖耳繫明月璫
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
國豈不言傾城國佳人難再得

陸機絕歌行曰美目揚玉澤眉娥象翠翰古樂府陌上桑行曰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
隅青絲為籠繩挂枝為籠鉤頭上髮墮髻耳中明

月珠

鮑照堂上行曰暉暉朱顏醅醅織女梭滿堂皆美女目我對湘
娥箏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

曹桓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歧路間桑條芬苒苒落葉何
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釵頭上金雀釵腰佩翠琅玕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二

人事部二十三

醜丈夫

醜婦人

醜丈夫

釋名曰醜臭也如臭穢也

說文曰音蚩酉及可惡也

又曰長十尺也從手而持十也

又曰夫從一大象人形也一象簪形冠而既簪人二十而冠成人也故成人曰丈夫

尚書曰洪範六極五日惡

孔安國曰醜陋也

手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注且狂且狂醜之人

左傳曰賈大夫免要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而笑

又曰叔向適鄭駸蔑惡

惡醜免也

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

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駸明也下執其手以

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三年不言不笑如臯射雉之其妻始笑

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之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夫

令子少不颺

言醜免不發陽

子若無言吾幾失子

又曰宋華元為植巡功

植將主也

城者曰睥其目皤其腹

睥出目皤大腹

廣雅曰仳侏媒僂罷頰頰嗚眡鷓鷯醜也

仳鼻之功佳火遺切音陪僂音臺霹浦

始頰差丈切頰丁可切為許切惟北天佳鷓古未切鷓音骨頰音欺

家語曰高柴字子羔長不滿六尺狀兒甚惡為人篤孝知名孔

氏之門仕為邾宰又曰耗土之人醜

史記曰秦相蔡澤醜頰感頰

頰類鼻董也

又曰澹臺滅明字子羽狀兒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簿既而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輕非公事不見邾大夫南遊之江弟子三百人從之設取柔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

取人失之宰予以兒取人失之子羽

漢書曰田蚡孝景帝皇后同母弟也辯有口學盤孟諸書為人
兒寢而貴

又曰詔求能為韓詩者蔡儀召見曰擢為光祿大夫代楊敞為
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鬢眉兒似老嫗行步倭偃常吏挾乃行
又曰張良兒若婦人

范曄後漢書曰用舉字宣光汝南人也姿兒短陋而博學
東觀漢記曰永平中徵承宮為博士遷左郎中數納忠諫論議
功直名播匈奴將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宮詔勅宮自整飾宮對

曰夷狄炫名非識實也臣收醜不可以示遠宜選長大威容者
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魏志曰管輅容兒醜無威儀言語不擇非類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年十七荊州依劉表表以粲
兒寢而躰通脫不甚重也

晉書曰孫秀尚河東公主形陋短小奴僕之下者也

又曰左思兒醜而口納

又曰張孟陽每出入惡之輒擲瓦礫盈車

王隱晉書曰劉伶字伯倫長六尺兒甚醜悴常携一壺酒使人

荷鍾自隨以為死便埋也

孫嚴宋書曰桓護之字彥宗少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

又曰少帝幼而狷急輕悅嶮還細形黃兒色長頸烏喙嘶声

齊書曰張融形兒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華帶寬謂曰華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

又曰蕭之肥黑無鬢語声嘶時人號蕭瘞剛限專執羣小畏而憎之

崔鴻十六国春秋前趙錄曰郭汜字子遊上郡人也父士為縣

卒隨巫而遇一女子於路巫曰此女生貴子君亦有貴子可相納之當與君門士納之生汜長不滿七尺醜極當時扑納無惠後為縣卒感憤遊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見而偉之曰此生有公骨其當貴達

又曰前秦錄曰符雄字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兒醜頭大而足短故軍稱為大頭龍驤

又曰徐成純直亮素為王猛所之長不滿六尺醜極當時車類秦書曰符堅六歲戲於路司隸符統見而異焉而問曰符郎此官街皆小兒戲不畏縛即荅曰吏縛犯事者不縛小兒戲

統語左右曰此兒有玉霸相左右曰此兒狀兒甚醜而君以為相貴異何也非爾等所及知也

南史曰劉韞人材凡鄙為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形出行函簿羽儀常自投翫掌以圖示征將軍蔡典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韞曰昇我其庸底類如此耶

北史曰後魏廣陵侯衍弟欽中書監尚書石僕射儀同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

唐書曰李輔國本名靜忠小兒陋頰知書計高力士見之收左右與諸奴為伍年四十餘矣為小宦掌殿中文帳後遷至封成國公也

又曰蘇世長容兒醜陋頰有學識性滑稽言諧雜調墮大業中為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何類駮驢世長再拜呼乎以手據地感傾敗面為駮驢之狀羣臣掩口而笑煬帝大悅

賜帛百足

又曰真觀十年文德皇帝崩百官統經卒更令歐陽詢狀兒醜異衆或措之許敬宗見宗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周史曰慕容彥超吐渾部人也父亮以彥超貴累贈至三師彥超即漢高祖之同產地也掌胃姓閔氏躰黑面故謂之閔崑崙

壯子曰厲人夜半生子其父取火視之恐其似已也厲人醜人也

又曰魯哀公問仲尼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大夫之與處者思不能去也婦人之請與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一數而未止也是必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召而觀之累以惡敲天下又曰交離疏者願隱於膺有

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也

不汝何不拜林日對子字又何拜之有於是感其嘉之

又曰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年十餘歲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征討使領虎豹騎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四歲求師就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烈氣聞

吳書曰虞翻少好學有方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授腐草磁石不授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異之

又曰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筆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却日光生街命將以禪補先王之教齊風俗也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未有幼童若此者

又曰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表術術出橘與績績懷三枚去拜
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荅曰欲歸遺母術大
奇之

蜀志曰諸葛亮子瞻字思遠亮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惠
可愛嫌其早成不為重器耳

晉書曰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
我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虺
闕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月帝於閣上見而
奇之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
寸名動天下

孔叅子曰子高見齊王問誰可為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管穆
容兒陋民不敬他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其能也君不聞
晏子乎長不滿六尺面狀醜惡齊王上下莫不崇焉以穆體形
方之猶賢之遠矣王乃以管穆為臨淄宰也

尸子曰禹長頸鳥喙面目顏色亦惡矣天下獨賢也
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曰敦洽犖橐推頰色如添也

又曰劉精子高得行於齊湣王所敬着布衣白縞冠會朝步堂

下謂侍者曰我好醜何如侍者曰公艷出而窺并嘆曰惡丈夫也人之何齊王實不良而言良亦其我之侍者也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字彥祖歛頤折頰兒甚醜母欲不舉其父曰吾聞諸聖賢人狀皆有異於人與我宗者必比兒遂育之

梁冀別傳曰子嗣為河南尹嗣一名胡苟時年一十六容兒甚陋不勝冠帶道路兒者莫不嗤笑焉

司馬微別傳曰劉綜欲候微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微鋤園左右問馬君所微曰我是微頭面醜陋問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

何等田奴而稱微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而謝之

續搜神記曰桓大司馬從南州來拜簡文皇帝陵問左右商消形兒有人消為肥短里色形醜公云吾見之亦如此意惡之還州遂病無幾而薨

謝綽宋拾遺記曰何尚之顏延年少年好為嘲調二人並短小常謂顏公為候顏亦以何為候常共遊戲西池顏問路人云二人誰似候路人指何曰波似候耳君乃獠也東晉發蒙記曰醜男黻薨醜女離春

世說曰王廣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語婦曰神色卑下

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令婦人比縱英傑

崔駰博徒論曰博徒見農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茶面日麗黑手足胼脛膚如桑朴足如能蹄蒲伏壘敏出調泥乃謂日子觸熱耕芸皆上生監脛如燒掾皮如領革雖不能穿行步狼跋脚矣脛酸謂子草木皮體屈伸謂子禽獸形容似人何受命之簿稟性不純

桓譚新論曰余嘗與郎令喜出見一老翁糞上拾食頭面垢醜不可忍視喜曰安知非神仙余曰道必形體如此無以道焉風俗通曰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祖欲西家則右祖其女兩祖父母問其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新序曰齊有田巴先生者行脩於外王聞其賢叟之將問叟焉田巴先生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伎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伎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其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伎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伎臣之臨淄水而觀然後之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

會稽錄曰任奔字安和句章人也兒寢無威儀

劉謚之龐郎賦曰其頭也則中脣而上下銳頰平而承枕四起
繁欽三胡賦曰莎車之胡黃目深精貧耳狹頤康居之胡焦頭
折頰高輔陷無眼無黑眸頰餘肉劉賓之胡面象多媚項如持
囊隈目亦皆洞頰即鼻

朱彥時黑兒賦曰世有非常人實惟彼玄士稟茲至緇色內外
皆相似卧如麗牛驟立如鳥牛時忿如鸚鵡鬪樂似顛顛喜

醜婦人

周易曰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韓詩外傳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肚肚辭以疾其友觀之曰子

孫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以辭之肚應曰其友醜其友曰何謂
也肚曰吾肉善如肉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
猶不讎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下問文果醜目如擗杏蔭如

編蟹

東觀漢記曰梁鴻同郡孟氏其女能光狀兒醜而黑力能舉石
曰擇而不嫁至年二十鴻聞而聘之

王隱晉書曰武帝為太子納妃謀久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揚后
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王可賈公女有伍不可衛家種賢
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也

唐周曰張萬福典泗州時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遊悉令管内刺史送妻子揚州以為質萬福獨不肯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意不送

又曰中宗好與朝臣神戲草廐人微時有一乳母竇蠻牌也既老且醜齒髮禿落制於後宮列花燭為御史大夫竇懷真妻俗謂乳之聲曰阿遮懷貞每進表狀列其宮位必曰國遮欣然有自負之色

莊子曰陽子之宋宿於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美者自美吾不

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何往而不受哉

郭子曰許允婦是阮德如妹奇醜交李竟許永無復入理桓範勸之曰阮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宜察之許便入見婦即出捉裙裙停之許謂婦曰有四德卿有幾荅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雅相重

劉向列女傳曰齊狐逐女者其狀甚醜三逐於鄉王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萊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謹敬左右日三

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以禮何足為處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此其人必有異者逐見與之語而嘉之

又曰齊宿瘤者東都採桑之女閔文之后也

閔王宣子王也

項有大瘤

故號曰宿瘤初閔王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如故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長少弃事未觀汝不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曰此女也惜其宿瘤女曰中心何清宿瘤何傷大王悅曰此賢女也命後車載之女曰女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王慙曰寡人失之貞

女一躰不不備雖死不從及婦遣使奉禮加金百鎰父母迎之驚惶欲洗沐為衣裳女曰變容更服恐見不識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婦見諸大夫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及至諸大夫見者大笑王曰未歸耳飾與飾相去去十百女曰飾與不飾相去千万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對曰者者堯舜桀紂俱為天子堯舜安於節儉茅茨不剪採掾不斷

後宮衣不曳地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婦善桀紂不自歸仁義為臺高榭深池澤後宮蹈綺縠弄珠玉身死國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婦惡由是觀之飭與相去千万閔王大感立以

為后朞月之間化行隣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立帝號及
女死燕遂屠齊

又曰齊鍾離春者齊無監邑之女

鍾離姓
春名也

其為人又醜無隻白

頭深目長壯大節珣鼻結侯頂上少髮折腰出胃皮膚若漆行
年三十無所容入行嫁不售流弃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
宣王願乞一見謁者曰晏齊之不售女也聞大王之聖願備後
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謁者以聞宣王置方酒於軒臺左右
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王曰此天子強顏女子也乃召見之謂曰
昔先王為寡人娶妃足皆以備有列位者今夫人不容鄉里布

衣而欲千萬乘之王有何異乎鍾離春曰竊慕大王之美義耳
王曰然何善曰嘗隱善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不見王大驚
立發隱書而讀之久不能解明復召之但揚目御齒牽手拊膝
曰殆哉如此者四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國西有橫秦
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
十年壯男不立故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侍一旦
山陵崩墜社稷一定此一殆也賢漸臺五層黃金白玉琅玕萬
人翁翠瘦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行於左右耶
偽立於本朝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繼書女樂

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候之禮內不康國家之理此固殆也
王閻然無聲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於是立壞漸臺罷
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開四門招進真言卜擇吉
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為王后齊國大安皆醜女之力也
習鑿齒袁陽記曰黃承產河南名士也謂諸葛孔明曰君擇掃
否有醜女黃頭黑色面才堪相配孔明許焉即載送之時人為
笑樂鄉里為之嗟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河外醜女

東哲發蒙記里曰醜男駿羨醜女鍾離春通俗文曰不媚曰媼

音畜可惡曰媼烏媼切大醜曰媼呼交反醜稱曰媼烏有反

何承天纂文曰媼母醜人也

楚辭曰西施媿媿而不得見兮媼母勃屑曰侍而

又曰桂樟雜於甌室隴廉興孟陬國宮舉世以為常俗因將愁

若而終窮

劉思真醜婦賦曰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媼母鹿頭獼猴面權額

復出曰折頰壓接鼻兩眼頰一交如白膚如老桑皮甘如側兩

手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妻蓬頭寧耳寧牛善反靨牛美反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三

人事部二十四

壽老

說文曰老考也

釋名曰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後指事使人也

髮耄耄然也八十四耄耄鑑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九十四鮐
背背有鮐文也或曰黃苟鬢髮變黃也苟垢也皮色騎悴但如
有垢也或曰胡考皮如鷄胡也或曰涿梨皮有班黑如凍梨色
也或曰鬼蔭大蔭落盡更生細蔭如小兒蔭也百年日期順頤

義也老僂不復知服味善思孝子期於盡養道老朽也老不死

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

問禮夏官司馬曰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

是時膺化為鳩鳩與春鳥

變膺為新以宜養左助臬也

禮記曰禮上曰六十月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曰耄九十

曰耄百年曰期頤

鄭玄注曰耄昏忘也期要也頤養不知衣服食味孝子盡養之道也

入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得謝行後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早

自称曰老夫

又擅弓上曰子夏哀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子夏哭曰天乎

予之無罪曾子怒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

河之上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

又曰王制曰養耆老以致孝

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

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天子諸侯養老同也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

不離寢膳於遊可也五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

十非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

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七十不候朝二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

八十日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秋常有常膳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養夏后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

庶老於左學周人養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西膠

又曰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養耆老不徒食矣

又曰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沙河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

我九齡帝天也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尔九十吾與

尔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又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泊天下者有貴有德貴貴老人長慈幼

為其近於親也

又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之貴手天下又矣次

年事親也。又曰天下巡守諸侯侍子竟天子先見百年者

閱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

左傳隱公曰石碯使告子陳曰衛國福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

又僖公上曰王使宰孔賜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

孔子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又僖公不曰秦晉國鄭佚之狐言於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

見秦君師必退公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一人今老矣無能為

也又襄公六日晉倬夫人食與人之城祀者縫縣人或年長矣
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使之年使言曰臣小人也不知記年
百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
一也吏走問諸朝師號曰魯叔仲會伯惠都成子于臣之歲也
七十三年矣

又曰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與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
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十九者弗能久矣
又昭曰元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
禹功子盍亦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

恤遠吾齊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詹所謂
老將至日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也

又曰齊侯田於菅蘆蒲嫫見泣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其能為

種種短也自言哀
老不能復為害

又昭公四日楚靈王至乾溪聞辟公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
曰人之愛其子也赤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如擠
于溝壑矣

尚書盤庚曰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又洪範曰五福一曰壽

百
十年

又無逸曰自特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艰难不
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特厥亦國成其壽克

以耽樂之故從是矣

後亦無有能壽考

士少琬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

又曰應奉字世叔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歷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

又曰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父為縣吏得罪令收將殺之恢時年十一常于府寺門晝夜號泣令聞之即解出父

又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常閑處一室而庭宇蕪

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

曰丈夫處世當除尺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士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之外若納而沉

敏兄甚奇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又曰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學無常師不為章句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才能高諸人儒以此暮之

又曰丁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

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千里

又曰張堪字君遊年六歲受業長安治梁丘秀才美而高京師
號曰聖童

又曰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年十三能誦詩愛業長安時上
亦遊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上知非常人遂相親附及漢兵起
即策北度追及上於鄴

又曰承宮瑯琊姑蘇人少孤年八歲為人牧猪鄉里徐子盛

又曰伏生者伏生名勝濟南人故秦博士也孝文欲求能治尚書者
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

詔太常掌故朝錯往受之

又曰武帝使束帛如壁安車駟馬迎伸公弟子二人乘詔傳從
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
多言須力行何如耳

又曰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自謂七十嘗從武安侯飲坐
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
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

漢書曰文帝元年詔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特使
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

親哉具爲令有司請今賜縣道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廩幣米者長吏閱視承若尉致之

又曰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爲中郎署長

應劭昆云孝子郎

事文帝文帝

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具以實對

又曰張蒼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百數曾孕子者不復幸猶是百餘歲乃卒

又曰張安世宣帝下詔曰安世守職秉兼以安宗廟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又曰石建爲郎中金建老白首萬石君尚无恙每五日洗沐歸謂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澣洒復予諸子孫盛孝然建特爲甚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非能復有補益所謂素食尸污祿朝之臣也乞骸及身坐歸鄉里死無恨矣

續漢書曰仲秋之日縣皆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因之鳥歆老人不咽所以受民是月也祠老人於國南遠郊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建武二十年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
沒援因復請行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自請曰臣尚能被
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
也遂遣援

又曰閔仲叔客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一介猪肝屠或
不肯為斷安邑令候之間諸子曰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
屠者或不肯與令出初市吏後買輒得叔恠問其子道狀內歎
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又曰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上上疏曰臣常恐年衰奄忽
僵仆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魏志曰田豫爲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大傅司馬宣王
以豫尅壯書喻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
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称疾篤拜太中大夫食鄉祿年八
十二薨

晉書曰華表大始中遷大常鄉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以表清
貞履素老成之美而以疾固辭今聽如所上綠賜與鄉同

又曰刘寔字子真少貧賣牛衣好學歷吏部尚書封脩陽子懷
帝復授太尉辭以老九十一薨

又曰祖逖進鎮雍丘略定河外躬自勸督農桑尅已施下百姓
感悅置酒大會耆老中啖流涕曰某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
恨

又曰周訪少時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君皆位至方岳
功名略同但陶上壽周下壽優劣在年耳

齊書曰虞玩之字茂瑤年老有疾請退表曰四十仕進七十縣
車壯即驅馳老宜休息知足不如臣知足矣

後魏書曰畢衆敬為老乞還桑梓朝庭許之臨還獻其朱當四
其張裝劍一口刺虎矛一牧仙人綾百疋文明太后引見於皇

信堂賜酒饌年一乘馬三疋絹二百疋勞遣之

又曰羅結代人世祖初為散騎常侍遷侍中愬三十六事年一
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詒聽老賜

大寧東川以為車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在

又曰刁雍以耆年特見優禮錫以几杖叔履上殿因致珍羞焉
嘗經篤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咨
州刺史

又曰尉元許致仕詣閔謝老引見庭命昇殿勞宴賜以玄冠素
服又招克三老給上公之祿

唐書曰太宗將代遼台李靖入間賜坐前謂曰公南平矣會北
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
籍天威薄展微効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
其瘳矣帝愍其羸老許

又曰嚴綬林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過謹為時所稱常以寬柔自
持位踰上公老至大臺前後統臨三鎮皆號雄藩所辟士親暗
為將者凡九十人其實貴壽如此

周史曰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頊之子也初愿之曾祖倣唐僖宗
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為兒童倣博乎之声倣謂客曰余豈敢
以得位而喜所弃壽考吾今又有曾祖在目前矣及愿長事父
母以孝稱後為兵部郎卒之時年七十余母猶在堂一門壽考
人罕及者矣

鬻子曰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便臣捕
虞逐鹿則老矣使臣策國事則臣年尚少因立為師

莊子曰盜跖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孟子曰老吾老以人之老

又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曰王
作兵曰盍歸來吾間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

婦之是天下之父婦之天下之父婦之其子焉往
抱朴子內篇曰余亡祖鴻臚少卿特嘗爲臨沅令云此縣有瘳
氏家世壽老或出百年八九十徒去生子孫轉多天折人有居
其故宅復累世壽由此竟宅所爲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
左右得古人埋冊砂數十斛去井數尺此冊砂汁因泉水漸漸
滲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况乃持冊砂而服之乎六韜曰文
王祖父壽百二十而沒王季百年文而沒文王壽九十七而沒
國語曰齊宣王出遊路見閭丘先生長老十三人謁齊王王賜
之由衆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拜又賜無役諸老復拜閭丘先

生又不拜宣王疑而問之對曰來見大王所望者三願賜臣壽
賜臣富賜臣貴王曰天命有長短非寡人所制無所壽先生蒼
粟雖盈備灾畜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闕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
先生曰所望願王選良吏臣少得壽焉使人以時役無煩苛此
臣所以得富焉使少者敬長長者敬老者此臣皆所以得其貴
也王賜臣田田不租蒼廩虛臣無役則官無所使非所望也王
曰賜先生爲相可乎先生曰臣得三願足矣安用爲相
又日子奇年十八齊君任爲東阿旣行而君悔焉使人追文囑
使者曰未至追今還已至勿追未至東阿使者反之齊君閭故

使者曰臣見子奇同載者皆白首矣夫者之智少者之決此必能治東阿矣王曰善哉

又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儆於國曰苟在朝者謂我老老至而合我也必恭路於朝夕以儆我聞一二之言志誦納之以訓道漢武故事曰上嘗輦至郎置見一老髭鬢誥曰衣服不完上問曰公何時為郎何其老矣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也文帝時為郎上問曰何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又少陛下好少臣以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拜為會稽都尉新序曰孔子見宋榮啓其年老白首木屨服鼓瑟樂

孔子問曰先生老而窮何樂也啓期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以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為貴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傷夭吾年九十餘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嘗以守終何不樂乎

說苑曰楚文王伐鄭使王子革子露居二子出遊老人戴畚從而乞食焉不與搏而奪之畚

又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孝恐晚如何對曰暮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孝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孝者如日中之光老老

孝者如炳烛之明熟與昧仔平公曰善哉善哉申鑒曰孝壽不
至壽可以盡命

新論曰余前為王翁典樂大夫見樂家富記人帝時得魏文侯
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哥之問何能食而至此
耶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衰之教使鼓琴日講習以為常事臣
不能道引無所服餌也譚以為少育恒逸樂所以益性命也神
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乃詣門門者見其垂曰不進公
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迴之登思仙之臺張錦綺
之惟投象牙之床席燔百和之香進碧玉之几執弟子禮八公

還成老人授之要道及郎中雷殺讚安安與八公昇天所踐石
皆陷今人馬之跡在焉

王子年拾遺錄曰昔老聃當周之末居及景日室之山與世人
絕迹唯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虎豹或乘鴻鶴衣毛羽之服肩
覆於目耳垂至肩兩眸子皆黑方面玉潔手搗青筠之杖出入
于日室之與老談天文之數述異記曰尸椎年九十頭生兩角
有半寸

世說曰願悅與簡同年而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荅曰蒲
柳之姿望秋而先落松栢之質逢霜而弥盛

應璩詩曰昔有行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与鋤禾秀
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置舜室內嫗麗醜中叟前置
舜量復節所受下叟前至舜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
長久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四

人事部二十五

幼智上

說文曰幼小也

釋名曰兒始能行孺子孺弱也十五日童故禮有陽童牛羊之
無角者曰童山無草木赤曰童言未冠巾似之

左傳僖下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
人子玉復治兵於薦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
文飲之酒為賈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子賀子之傳

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以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王之
敗子之舉也舉與敗國將何賀焉且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
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又曰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趨乘王孫滿尚幼觀之曰
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脫脫也入險而脫又不能
謀能無敗乎

又成公下曰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
于京師而立之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遂于清原周子孤始願
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柳人之求君使出令也立而不從將

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恭而從之神之所福也

傳言少而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羣臣之願敢不唯命是而聽

戰國策曰文侯疾故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之
文侯叱甘羅曰夫頃橐七歲爲孔子師今臣年十二君其試焉
奚遽言叱乃見張卿說而行之

又曰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其母曰汝朝出而脫還則吾倚門
而望汝暮出不還則吾倚廬而望汝汝事王王出走不知其處
汝尚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殺王欲與我誅者祖右
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

史記曰項羽擊凍留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歆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愛之乃言賈誼年少頗通諸家文書文帝召以博士

又曰翟方進汝南上蔡人年十三失父給事太守府以為吏號遲鈍不及事數為掾史所屬方進自傷乃詣京師受經學

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孝孝中號為任聖童

續漢書曰黃琬字子琰江夏人少失父母而辯惠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後深竒愛之時司空盛元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璽賊事到府元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璽多又呂彤

曰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老荒

言呂候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老荒亂忽雖老而能用賢沙

名揚

論語里仁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孔子曰見其壽

老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又微子曰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爾雅曰耆老也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欲封祥謂管仲曰寡人曰暮仲父年艾

韓詩外傳曰楚丘先生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忌矣何以教文先生曰使我投石斥距追車赴馬遂麋

鹿博虎豹吾則老矣使我探計謀設精神決嫌疑出正辭尚諸

侯吾乃使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勃然汗出至踵曰文過耳

又曰齊桓公見畝丘人曰叟年或何對曰臣年八十三公曰善

哉壽也

論語織曰仲尼曰吾聞堯舜等遊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

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

圖將浮龍御玉包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飛為流星上入

宋均庄曰

浮龍浮於水

周書曰文王在鄘召大子發曰嗚呼我身矣吾汝我所保與我

所守汝勤之我傳之子孫我憲德而廣惠信忠志受明春秋經
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請誦如因弃其猪而听經
猪怪其不還來索見宮欲答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畜精舍門下
樵新

又曰魯恭父建武初爲甘陵太守卒官時年十二第平年七歲
晝夜號誦不絕声郡中賻贈無所受婦服喪禮過成人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畝長垣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
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
舊多恠玆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授以蕙苾與謗王陽以

木囊邀名嫌疑之間誠光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
不乏季子矣

又曰和熹鄧后年五歲大夫人爲斷髮夫人年耆目名并中后
額雖痛忍而不言左右怪問之后言曰難傷老人意故忍之

又曰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年九歲失母思暮樵悴殆不免
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博覽傳記京師號曰日下無双江夏
黃香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四喪父業富於財僮使人僕以百
數純記督御之不失其理好樂孝問敬愛學士孝士多歸焉由

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六為黃門耶

漢雜事曰陳寔字仲弓漢末太史家瞻星有德星見當有英才
賢德司遊者書下諸郡縣門潁川郡上事其日有陳太丘父子
四人俱共會社小方季方御大兒元方從抱子孫長又此是也
魏氏春秋曰表氏之敗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
賜不為驕後不為泰靡括住而茅茨為民愛費也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攻魏使人求救於秦冠
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祖者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
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見秦王秦遽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將兵行行日百
里溪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而怒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
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及故哭耳

又曰蔡澤從唐奉戲之乃曰富貴無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
願聞之唐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而謝
去謂其御曰吾持梁螯肥驩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
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又曰王翦傳曰始皇問季信吾欲攻荆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
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

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壯勇其言是也王翦因謝病歸老於
穎陽

又曰置酒太子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鬢眉皓白冠甚
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
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

歲公避逃我令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
臣等我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
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周公太祖後見問之荅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示融被收子年八

歲時方齊恭端坐不起左右曰而見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
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

魏志曰鍾會字士季穎川長社人大傳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
中護軍蔣濟著論曰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
甚異之曰非常人

又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自為童戲弄常設部五祖父習
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師口授兵法數方言

又曰揚俊同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穎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
私讀書因獲搗楚俊美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嫂娶立屋然後与

別

又曰劉虞字恭嗣南陽安衆人年七歲戲講堂潁川司馬德操撫其頭曰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

又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縣人年九歲人有稱其父字者朗曰慢人不敬其親客謝之十二試為童子郎

又曰王粲為中郎祭筮見而竒之時筮頭著貴重朝庭當車騎真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到徒迎之及至年既幼弱容壯短小一坐盡驚筮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知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予之

又曰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祖父寔父記叔父謨皆有盛名羣為兒特寔常竒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與吾宗

又曰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林曰伯先在又曰王澄字平子生而驚悟雖未能言見人牽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歆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郭諫以為不可

又曰中宗太子紹幼而聽哲年數歲常置中宗膝上會長安使來宗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日遠中宗問其故荅曰不聞人從日邊來然可知耳中宗異之明日會羣臣又問之對曰日近中宗失色何異昨日之言對曰峯日見日不見長安由

是益奇之

又曰王舒字允之愬角時常從又伯郭又与賤鳳謀逆而允之
時飲酒悵中卧悉聞其言憲郭疑之便於卧處吐涕狼籍敦果
疑遣看之見吐唾以為

又曰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幼有至性八歲風神夙悟
鯤嘗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面也尚應声曰座無尼父
焉識顏面賓客莫不歎異年十歲遭父憂丹陽尹温嶠吊之上
號哭極哀既而收涕告訢奉止有異常章嶠甚奇之曰

又曰韓康伯早孤家貧年數歲母為作襦子令康伯捉熨十謂
曰且著尋為汝作袴白曰已足不復煩母問其故荅曰如火在
熨斗中而柄亦熱今既著襦皆當暖也母異之

王隱晉書曰王儉字元衡内史下邳陳邵擅名徐州邵聞儉年
十四善屬文請作祝文邵謂邵客曰此先為文有可觀採命為
督郵主簿邵送給事儉母為定表

晉中興書曰謝安字安石年四歲桓尋見而歎曰此兒夙神秀
徹後當不減王東海愬角神識深敏氣宇條暢承相王遵知之
由是著名

又曰范宣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

問痛耶荅曰受全之躰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少好孝手不釋卷
博覽衆書善三禮

又曰戴逵字安道譙国人少傳孝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上書
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愬角時以鷄卵計澣白瓦屑作鄭玄碑
又為文手自刻字文既綺藻器亦妙絕人莫不驚歎知其燥敏
宗書曰刘秀之字道室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
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無不顛怖驚乎秀之猶不動衆並異
為馬

又曰王僧達幼聰敏為州縣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誦者竊覽其
辭謂為有理及人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為申理閻
誦不失一句

又曰徐湛之幼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左右人馳來赴之湛
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

又曰蔡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
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如非類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為之名
興宗為之字

齊書曰王慈字伯宝琅耶臨沂人司空僧處子也八歲外祖宋
江夏王義恭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唯取素琴石硯義恭善之

又曰傳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為外祖所養十歲於朱省航賣曆雍州刺史袁顛見而奇之顛常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顛歎曰此兒精情不凡必成佳器

又曰顧協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携內外孫姪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曰兒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與於此子及長好孝以精力稱

又曰顧歎年六七歲父使驅田中雀遂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年父怒將撻之見賦乃止

梁史曰沈璞字道真童孺神意閑審武帝召見奇璞應對曰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徐南平王左常侍

陳書曰王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王豪劉瑱者資財巨万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授元規泣謂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意壞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崔鴻十六国春秋前凉錄曰辛攀字懷遠年七歲隨父爽在京師北地程曉爽之親女目攀而笑曰犁牛駢犢孺子之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衆賓大奇異之

又後趙錄曰徐光字季武頓丘人父聰以牛醫為業光幼好孝

有文才年十三歲嘉平中王陽政頓丘掠之令主抹焉光但書
柱為詩賦而不親馬事陽怒捷之啼呼終夜不止左右以白陽
召光付紙筆光立為頌陽奇之

又夏錄曰吐谷渾拾寅者慶國之弟也年數歲猶太啼笑母氏
念憂其不惠父樹洛于曰此兒吾家醜有馴駒白樂尚不能目
之而况庸人哉終成吾門戶者必在此子年六十歲而器識不
恒或謂之神童

後魏書曰裴駿字神駒河東聞喜人幼而聰惠親表異之稱爲
神駒因以爲字駿從兄弟安祖少而聰惠年八九歲就師講

誦詩至康篇語兄云康雖禽獸得食相乎而况人也自此之後
未嘗獨食

又曰任城王澄之子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
義小孝篇數千言晝夜誦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白澄曰
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江夏黃童不得無隻
也澄笑曰藍田生王何容不尔

三國典略曰趙隱字彥深年五歲母傳便孀居傳謂之日家貧
兒小何以能濟隱泣而言曰若天矜而大富仰報年十歲司徒
崔光奇之謂賓客曰古人云觀眸子足以知之此兒必遠至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五

人事部二十六

幼智下

唐書曰李百藥字重規隋內史令德林子也爲童兒時多疾病
祖母趙氏故以伯藥爲之名七歲解屬文父有齊中書舍人陸
又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者文既取成周之禾將
刈耶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大立進曰傳稱鄙人藉稻杜預
注云鄙國在瑯琊開陽人等大驚異之

又曰褚亮字希明幼聰敏好學善屬文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

於心喜遊名賢尤善談論言十八詣陳僕射徐陵與商推文章
深異之陳後主聞而召見使賦詩江惣及諸詞人在坐莫不推
善

又曰陳叔達陳宣帝子年十餘歲侍寔賦詩十韻授筆使就僕
射徐陵甚奇

又曰劉仁軌尉氏人也幼少恭瑾好學遇隋末裘亂不邊專習
每行坐所輒書空畫地由是博涉文史

又曰權德輿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日文數
百篇爲童蒙集集十卷名聲曰大

又曰蔣乂字德源史官吳競外孫以外舍富墳史幼便記覽不
倦七歲時誦度信哀江南賦數遍而成誦在口以聰悟強力聞
於親黨門

又曰高郢子定幼聰驚絕倫七歲特讀尚書湯誓問郢曰奈何
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
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

列子曰孔子連遊見兩小兒辨日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爲日
始出去人近而日中特遠一兒曰我以爲日出時而日中近一
兒曰初出大如車蓋及中才如盤蓋此不爲遠者小兒近者大

乎一兒曰日出初蒼蒼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
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矣

尸子曰蒲木生八歲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歲而服師
曠魯連子曰齊之辯士田巴辯於狙丘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
皇訾五伯離堅白舍同異一日而復千人有徐刼者其弟子曰
魯連連謂徐刼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必不復談議於前可乎
田巴曰可謂連得見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堂燕人在遼國亡
在且暮先生將奈何田巴曰無奈何魯連曰危不能爲安亡不
能爲存無貴學士矣今先生之言有似鶡鳴出身人皆惡之願

先生勿復談也田巴曰謹受綬明日見徐刼曰先生之駒乃飛
兔騾鳥也豈特千里哉

孔叢子曰孟子居尚幼請見子思見甚悅其志命子上待坐焉
禮敬子居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
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
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
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居孺子也言稱
堯舜柱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
又日子和爲臨晉令寢疾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

長彥年十有二次曰李彥年十歲父友西洛人也姚進先有道
微不就養志于家長彥李彥常受教焉既除喪家有先人遺書
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坂令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
以車二乘辭曰載柩而反則遺父遺命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
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爲得願子吾荅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
隣宗族焉父獨留此不已劇乎吾其定矣遂還其居於是甘貧
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從數百故人爲之語曰魯孔氏好讀經
兄弟講誦可不聽李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躬得成

郭子曰梁國揚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乃在

呼兒爲設菓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此實君家菓兒應荅曰未
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周書曰晉平公使牀譽于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五窮李
固別傳曰固被誅弟子汝南郭亮始成童遊學洛下乃詣闕上
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哭臨喪不去太后聞而誅之孔融別傳
曰孔文學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
我小兒法當取小田此宗族竒之

又曰融十歲隨父詣京師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暮之欲往觀
其為人遂造公門謂者曰我是公通家子孫也門者白之公曰

高明父祖常與孤遊乎跪而應曰先君孔子與明公先李老君
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公累世通家坐衆數十人莫不歎
息咸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日人小了了太或未能
佳少府尋声荅曰君子之幼時豈當惠乎李公撫拊大笑頽少
府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

范曄後漢書
云諸李膺也

何晏別傳曰晏特少養魏公七八歲便慧天心悟衆無遇智莫
不貴異之魏武帝讀兵書有所未解試以問晏二分散所疑無
不冰釋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十一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

傍而泣師巧問曰童子何罪原曰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
李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賞也
於是遂就書一遂之間誦孝經論語

管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
肯寐自言家鷄野鵠猶尚知况於人乎與比隣兒共戲上壤中
輒書地作天及日月星辰每荅言說事皆不常宿李蒼人不能
之父焉瑯琊顧丘長時年十五來在官舍始讀論語及易便開
源布筆辭義斐然言時賁上諸生四百余人皆伏其才瑯琊太
字單子春雅有才度聞輅一賁之雋歆見之父遣輅造之大會

賓客有餘人輅既年少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
子春大喜便酌酒猶獨使飲之春吾自欲與瑯旗鼓相當於是
唱大語之端遂經乎陰陽子春及衆士卒共攻劫請歎風起而
輅荅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得于春語衆人曰比年少
盛有才器聽其言語正似司馬子遊獵之賦何其礫礫雄壯英
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於是發身徐州號之神童
傳宣別傳曰宣字世和北地涇陽人年十三而著河橋賦有文
義傳嘏別傳曰嘏字照先年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
同於成人十四歲始孛疑不再問三年終誦五經皆究其義群

言無不綜覽

何禎別傳曰禎廬江潛人父他字文奇有雋才早卒禎在孕而
孤生成遇荒亂歸依舅氏齟齬乃追行喪哀泣合禮鄉邑稱焉
十餘歲耽志博覽研精群籍名馳淮泗

杜祭酒別傳曰君在孩抱之中異於凡童奉宗奇之年六七歲
在縣北郭與小兒輩為竹馬戲有車行老公停車視之歎曰此
有奇相吾恨不見

徐邈別傳曰君諱邈字仙民東莞人歧疑郎慧聰悟七歲涉學
詩賦成章

趙至別傳曰至字景真伐郡人流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三
與母共道傍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家也世亂流離遂為士
作耳後能至此不至荅曰可耳便求就詩讀書早起聞父耕叱
牛声釋書而泣師問其故荅曰自傷不能致榮使老父不免勤
苦師大異之稱其當為奇器

傅暢自叙曰暢洪迎年四歲散騎常侍扶風魯叔虎以德量喜
與余戲常解衣褶被其皆脫余金環與侍者謂余當悅惜之而
輒數日不索遂於此見名言論甚重

孝子傳曰華光字榮祖彭城人年七歲故見父像求畫其父形

像朝夕拜謁母有病輒呼天禱祠母即瘳愈每得珍甘置父像
前

刘向別傳曰揚信字子鳥雄弟二子幼而明惠雄笮玄經不會
子鳥令作九数而得之雄又疑易羝羊觸藩弥日不就子鳥曰
大人何不云荷戟入禱

列子傳曰孔融被誅初女七歲男九歲以其幼弱得奇他舍主
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曰今日之渴豈得九活何賴之肉味
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尽殺之及收至女謂兄曰若死
者有如得見父豈非至願延頸就形顏色不變

文士傳曰張惇字子純與張儼及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
朱援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爲吾賦一物然後坐儼賦太曰守
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行帛純賦席曰席爲冬設簞
寫憂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同應
機命中獲隼高墉據大欣悅

又曰桓麟字元鳳沛國龍亢人伯父焉知名官至太尉麟精好
年十三四在焉坐有宿客爲詩曰甘羅十二揚烏九齡昔有二
子今則桓生叅羌等縱異世齊名麟卽應聲荅曰邈矣可羅超
等絕倫卓彼揚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侔年仰慙二子俯

魏過言

又曰劉禎字公幹少以才李知名年八九歲能誦論語詩論及
篇賦數萬言警悟辨捷所問應聲而荅當辭氣蜂烈莫有折者
又曰阮禹少有雋才應機捷嚴就蔡邕李歎曰奇子奇才朗朗
無雙

又曰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幼聰達十餘歲便能誦詩書讀
莊老善通其意

又曰杜育童孺奇才博李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所不綜一時
稱爲舞陽杜孔子

三輔決錄曰張既字得容為兒童郡功曹游殷察異之殷先婦
勅家設賓饌及既殷妻曰笑張得容童昏小兒何異於客哉殷
曰方伯之器也殷遂以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
海內先賢傳曰童子汝南謝廣河南趙建年十二通經以為二
童應化而皆拜郎中

汝南先賢傳曰郭亮童幼之年有則尚義之心年十四始欲出
李聞潁川杜周甫精黌于長杜亮造門而師李焉朝受其業多
已精講志則宮商清暢推義則尋理釋結周甫奇而備之是
又曰廣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嘗至順陽遇憲

逆於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
師之表也既而時至表闕所日子固有顏子寧識之乎闕曰君
見叔度耶

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直字文長安人始嬰孩時已有奇異至
年十三曹公聞之欲拜識既見即以女妻之不疑而受命不知
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謂曰君亦復來耶應聲答曰所
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又曰何晏年七歲明意若神魏武帝奇受以晏母在宮內欲以
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曰何氏之廬

又曰鍾會少有令譽年二十三魏文帝聞之語父繇曰何令鄉
二子來於是命見旒面有汗文帝問曰卿面何以獨汗毓對曰
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得出
又曰王戎七歲常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有李樹子壓枝折諸兒
競走取之唯戎不去人問之荅曰樹在道邊而子多苦李也取
之信然

又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愬角詣鍾士李容問鍾向二童是誰
鍾曰裴楷清通王我簡要二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莫爾時
天下無復滯才

語林曰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袁
曰劉豫州何若荅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
但得轉顧視孫足行殆不復前矣

又曰劉道真年十六在門前弄塵垂鼻至曾洛下年少乘車從
門過曰年少甚埶埶劉便隨車問為惡為善余劉曰令君翁亦

埶埶母亦埶埶上呼回反
下從回反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五

